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剧照。

场，根本原因在于，周代商，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王朝更替，更是文明形态的嬗变，即商业——神话时代的结束，以及农业——理性时代的来临。商朝的历史性存在曾经为我们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商业基因作证——汉语中的“商业”“商人”都是基于这个事实而产生的概念。而上古的商业时代一定是神话的时代，古希腊神话只是另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案例。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神话无非是前概念（以形象代替概念）、前逻辑（超自然的因果联系）的构想世界的方式。在地道的农业社会，生活给予人类的自然启示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因果关系高度确定，且能为人类充分地把握和利用，几乎不必诉诸超自然的解释。商业社会则相反，投入与产出并非正相关，其间牵涉太多的变量，太多的非人力可控的因素，以致最终结果完全不可把握。命运、神话作为终极性的力量就是用来填补这种不确定性的空间的。只有置放在这个文明转型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废除人祭只是周朝重构中华文明源头叙事的浩大文化工程的一部分。这个文化工程的总的指导思想是，砍掉商朝礼制中作为前言的神话叙事，直接从作为正文的“礼法”开始加固和完善，敬鬼神而远之，从而造就了一个早熟的现代社会。根据雷海宗先生对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解读，西方的当下在历史阶段上才相当于周朝后期，即秦朝统一前的

战国时代（雷先生的“战国策派”由此而来）。在文化形态上，周朝诸子用概念和逻辑替代和囚禁神话形象和神话思维的方式，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现代社会才发生的事情。

被打造成白日梦的神话

悖论的是，神话只有在被解除了其作为本体论或存在论的重负之后，或者说，只有在遗忘了产生它的时代，告别了它的源头叙事之后，才成为真正的神话，与信仰或意识形态脱钩了的神话本身。在此，我用“神话本身”这个概念来指涉不再具有解释和改造世界功能的纯粹作为白日梦的神话。对于这种神话，人们不是在这里安身立命，而是到这里来逃避生活；换言之，人们不是到这里求索生命的意义，而是在这里清空人生的意义。这样的神话在现代的功能等价物就是电影院，这决定了神话与现代电影的联姻，尤其是在电影发展出了足以表现神话奇幻体验的特效技术之后。当下的电影市场垂青神话题材，这是《阿凡达》、《指环王》之后日益凸显的现象，《封神》和“新封神榜”系列只是来自华语片的最切近的证据。

电影院是现代人的白日梦，兜售神话的电影院是白日梦的